

機玄与精妙

漢代武氏祠畫象

丁瑞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樣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



丁瑞茂

歷史文物陳列館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模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

主 編：王汎森

作 者：丁瑞茂

編 輯：歷史文物陳列館

審 稿：邢義田

封面設計：翁愈琄

策展小組：邢義田、林明信、陳佳玲

感謝傅斯年圖書館珍藏組、裱褙室同仁及相關人員的協助

歷史文物陳列館叢書2

模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

發行人：王汎森

編輯製作：「歷史文物陳列館叢書」製作小組

出版：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地址：11529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電話：(02) 2782-9555

傳真：(02) 2786-8834

網址：museum.sinica.edu.tw

電子信箱：museum@asihp.net

印刷：世圩實業有限公司

ISBN：978-986-01-0064-8

統一編號：03811307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2007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近代中國新學術的先驅，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古文字學和文籍考訂之學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而史語所本著「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到處訪尋新材料，也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在過去幾十年間，雖然有無數的新文物出土，但是史語所收藏的歷史文物的里程碑意義，始終是被承認的。

中研院的胡適院長就說過以下兩段話。一九五九年五月，胡適院長說：「搬來台灣的史語所，是全國研究古代文化的精華，也是人文科學的精華。」一九六〇年另一次談話中又說：「（史語所）考古館裡的殷墟石刻照片，許多外國人看了很欣賞。他們原先以為古代的文明只有羅馬、希臘，看了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們那時還是小孩子似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為了陳列這批珍貴藏品，在早期人力物力異常艱困的時代，史語所在考古館（李濟先生紀念館）設有文華和物華兩間簡樸的陳列室。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歷史文物陳列館大樓興建完竣之後，在該大樓一、二樓開闢現代的陳列館。在杜正勝院士擔任史語所所長時，將這兩層陳列空間大幅更新，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規模。撫今感昔，我們不能不感念前人的無數心血。

歷史文物陳列館於民國九十一年重新開放之後，很快地獲得各方的好評，參觀者日眾，使我們覺得在充份開發這批文物的學術價值的同時，我們仍然可以承擔一些社會教育的工作。在出版考古發掘和田野調查報告、撰寫學術論文之餘，也應該把它們通俗化，使社會大眾對歷史文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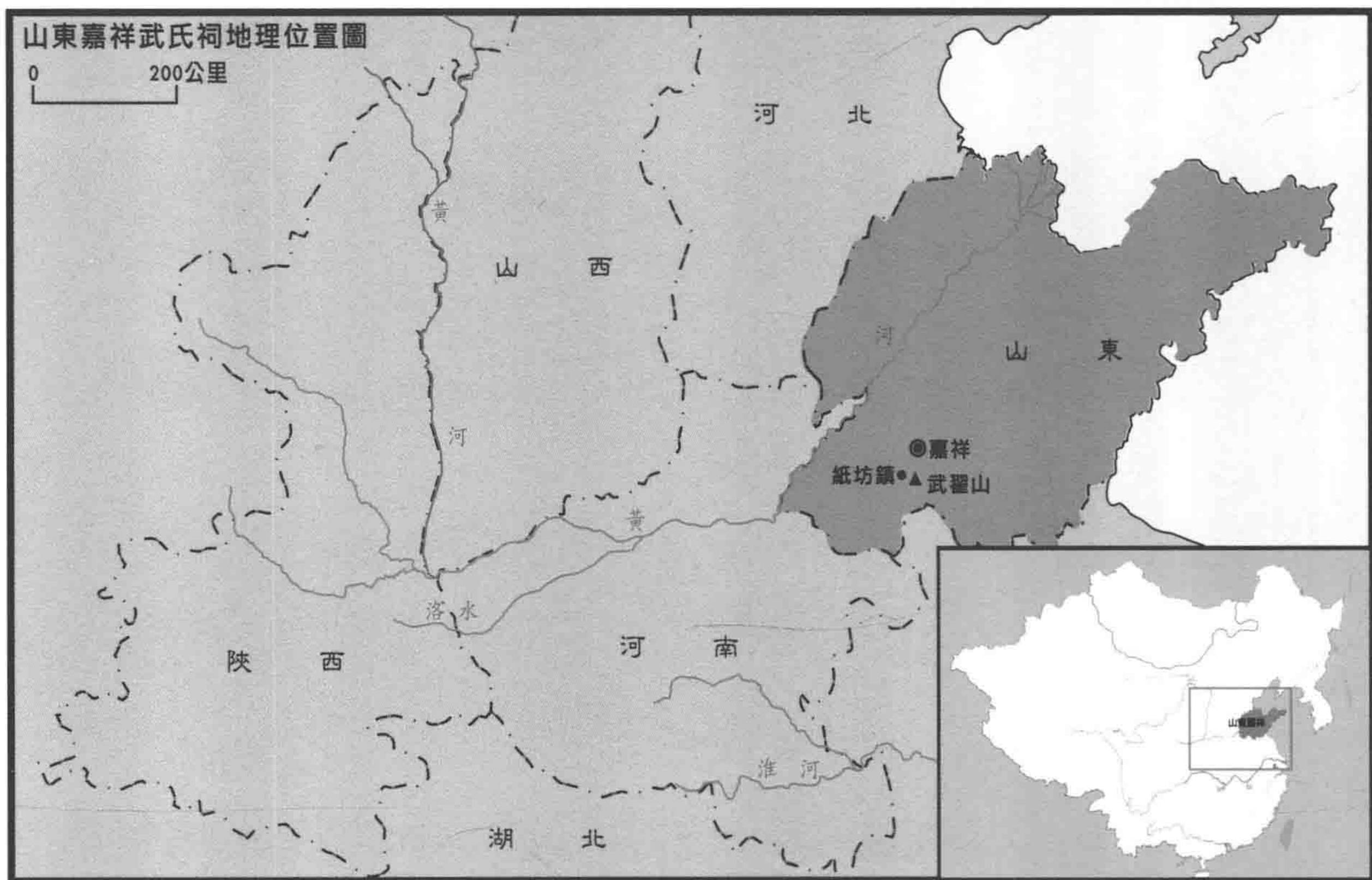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深入欣賞文物是一件長時段的工作，在目睹實物的美好剎那之後，仍應該有一些憑藉，方便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審視、欣賞，不斷地尋找心靈交會的機會，使得一切不會成為過眼雲煙。這使得編輯一部以導覽為方針的「歷史文物陳列館叢書」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

《樸古與精妙—漢代武氏祠畫象》是歷史文物陳列館叢書的第二本。武氏祠堂是東漢末期，武氏家族墓園中石構的祠堂，位於山東省嘉祥縣武翟（宅）山。有關它的記載，最早見於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自宋代以後，武氏祠堂因黃河氾濫，沒入地下，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經金石名家黃易等人發掘，祠堂殘構件才得以重見天日。這幾座祠堂和石闕表面佈滿畫象、題記和榜題，其歷史與藝術價值，迅速引起世人矚目，爭相墨拓，廣為著錄，開啓其後兩百年來中外學者研究漢代畫象藝術的契機。本次特展精選本所藏品中拓製較早、拓工精美的四十件，大體參照武氏祠堂復原後各石室原有位置，以石室為單位，作全面性展出，希望重現祠堂畫象完整的風貌。

在這本小冊子中，丁瑞茂先生將以前只在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中的深奧知識，化為淺白流暢的文字，並輔以數十幅照片和延伸閱讀的書目，呈現在各位面前。相信這本小冊子對於漢代石刻藝術和墓葬文化有興趣的讀者將有一定的助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凡森 謹識

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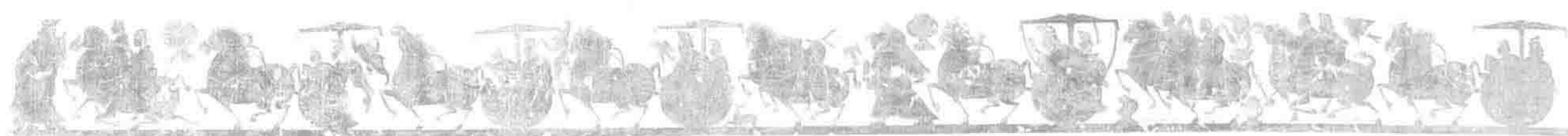


山東嘉祥武瞿（宅）山位置圖（翁愈琄 繪製）



目 錄

序	歷史語言研究所 所長 王汎森 i
壹、前言	1
一、本所武氏祠拓片的來歷	1
二、本所拓片的整理與研究	3
貳、黃易與武氏祠的發現	4
一、黃易其人其事	4
二、武氏祠的發現	6
參、武氏祠的研究與復原	8
一、武氏祠的研究	8
二、武氏祠的復原	10
肆、武氏家族的故事	15
一、家族成員的故事	15
二、家族墓地的建造	17
伍、武氏祠畫象的故事	19
一、天上的世界	20
天降祥瑞	20
神人出行	21
二、仙人的世界	22
西王母	22
東王公	24



三、人間的故事	25
(一) 古代帝王	25
(二) 列女的故事	27
秋胡妻	27
楚昭貞姜	28
無鹽醜女	29
七女為父報仇	30
(三) 孝子的故事	31
老萊子娛親	31
丁蘭刻木	32
(四) 刺客的故事	33
荊軻刺秦王	33
要離刺慶忌	35
聶政刺韓王	36
(五) 忠臣的故事	37
完璧歸趙	37
周公輔成王	38
二桃殺三士	39
(六) 其他	40
孔子見老子	40
季札掛劍	41
泗水撈鼎	42
(七) 祠主的事蹟	43
祠主受祭	43
車馬出行	45
延伸閱讀	46
圖版來源	46
展品圖錄	47



壹、前言

一、本所武氏祠拓片的來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1928年成立以後，研究人員即遵循所長傅斯年先生（1896-1950）所揭櫫的指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走出書齋，蒐集研究歷史和語言的材料，金石拓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所收藏的拓片約有四萬張，其來源主要是經由贈送、交換、自行椎拓和購買，以「銅器全形拓」、「漢代畫象」、「南北朝佛教造像」、「唐代墓誌」為大宗。其中漢代畫象部分約有一千四百餘件，分別來自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地，大部分為1930年代前期所蒐購，少數為捐贈品或本所研究人員調查時所拓製。這批漢代畫象曾經屈萬里先生（1907-1979）初步整理，後由本所漢代拓本整理小組整理，並出版了《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及《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

這批漢代畫象中以武氏祠畫象最彌足珍貴，本所收藏的武氏祠畫象拓片有五、六種之多，拓片的精粗不一，同一塊畫象石的拓片少則一幅，最多達九幅，其中至少有兩批是早期的「善本」。一批是在光緒十三年（1887）以前拓製的，這批拓片的函套上附有清末著名的金石學家陸開鈞（字和九，1883-1958）的檢校記（圖1），注明是出自名工東峰之手的「舊拓本」。另外還有一批拓片，經過比對，發現比陸氏所言的「舊拓本」還要好，這批拓片拓工極精、畫象極為清晰。榜題¹上面的文字殘泐較少，拓製年代應早於光緒年間，甚至可上溯到乾隆時，黃易訪得武氏祠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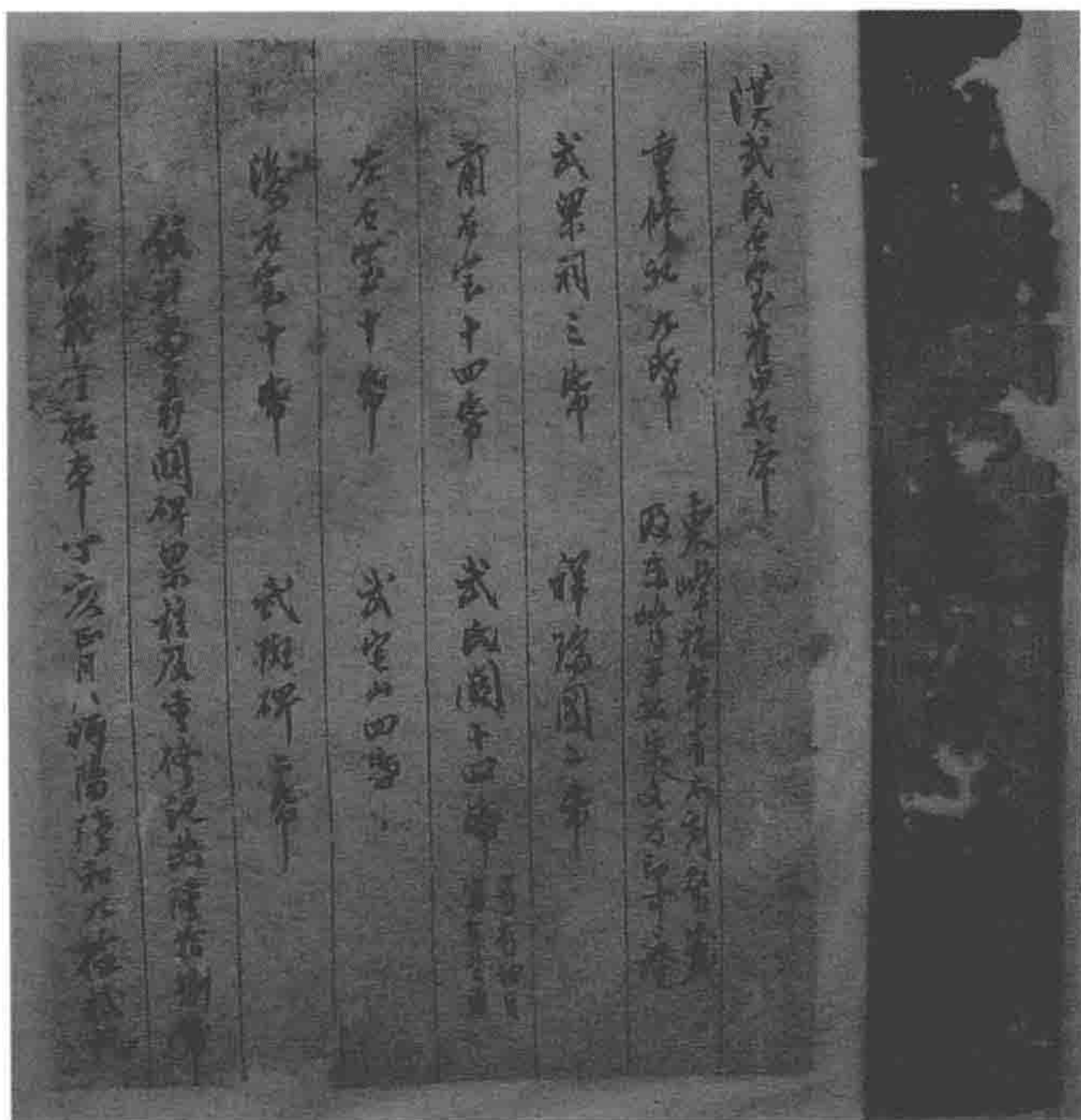


圖1：陸和九「漢武梁祠畫像檢校記」

¹榜題：畫象旁的長方形空白叫作「榜」，「榜」上一般會題上畫象主題或人名等，稱為「榜題」，但也會出現「有榜無題」的。



本所武氏祠拓片和目前所見幾種中外已刊佈的版本，如沙畹（1909）、大村西崖（1915）、關野貞（1925）、傅惜華（1951）及魯迅（1991）的作一比較，更發現本所這批拓本在畫象細微的陰刻線條上達到纖毫畢露的程度（圖2），品質遠遠超過上述諸人的收藏。本所前輩學者勞榦先生（1907-2003）早年也曾將這批拓片與沙畹本作過比對，並將結果注記下來，如「左石室三」的拓本背面題簽旁即以紅筆注記：「沙畹著錄者缺上層，且左下幅畫像已剝損，（本所）此本頗完好」。



圖2：纖毫畢露例（前石室後壁下部小龕後壁局部）

由此可知本所收藏的武氏祠拓片是很珍貴的，這次「漢代武氏祠畫象拓片特展」就是從這批拓片中精選出來的，值得大家細細的欣賞與研究。





二、本所拓片的整理與研究

本所除了蒐藏漢代畫象拓片外，也進行畫象石的調查與發掘工作。1932年11月，吳金鼎先生（1901-1948）曾調查過武氏祠；1933年，董作賓先生（1895-1963）主持山東滕縣曹王墓的發掘工作，其後還調查滕縣何家嶺和河南南陽草店等地的漢畫象石墓（圖3），並拓得不少的拓片。

在漢代畫象的研究上，趙邦彥先生於1933年發表〈漢畫所見遊戲考〉一文，利用畫象來討論漢代的



圖3：董作賓（左二）調查南陽畫象照片

樂舞百戲，趙先生也是本所早年漢代畫象蒐購的負責人。勞榦先生早年亦參與漢代畫象的蒐集與整理工作，1939年於本所《集刊》發表了〈論魯西畫像三石〉，考證山東的三座石祠堂：朱鮪石室、孝堂山和武氏祠的畫象內容；1954年勞先生再利用漢畫象考證佛教中「六牙象」的問題，刊於《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其後邢義田先生除了主持整理漢代畫象外，在漢代畫象的研究上，也取得很大的成績。包括漢代畫象石刻工的問題；提出利用榜題研究畫象石的方法；考訂出漢代畫象石中的「射爵射侯圖」；利用格套²、榜題、文獻與畫象考證出漢代一個已經失傳的「七女為父報仇圖」故事；還利用畫象石等圖像歸結出「胡人」的外貌以及「胡漢交戰圖」的構成與意義。

劉增貴先生則利用畫象石和畫象磚等漢畫資料解釋漢代畫象闕的象徵意義，對於一般學者認為畫象門闕為「天門」的象徵提出補充與修正。從以上本所的研究成果可知，漢畫象對於漢代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² 格套：工匠在刻繪畫象石時，對於相同的題材會使用固定的構圖格式或「底本」（粉本）來套用，這就是「格套」。



貳、黃易與武氏祠的發現

一、黃易其人其事

清乾隆51年（1786）秋八月，黃易（1744-1802）來到山東嘉祥武翟（宅）山，發現了武氏祠，開啟武氏祠近兩千年來的研究。

黃易是清代著名的金石書畫家，字小松，號秋庵、秋影庵主，浙江錢塘人（圖4）。他工隸書，善山水畫，筆意簡淡超逸（圖5），更以篆刻著稱於世，為有名的「西泠八家」³之一（圖6）。他在山東一帶任官長達二十多年，因地利之便，遍尋此地的秦漢碑刻，並創作為數不少的「訪碑圖」，如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得碑十二圖」，就是紀錄他在乾隆40年至58年（1775-1793）間在山東、河北等地尋訪碑刻、拓本的經過。

黃易到山東嘉祥後，因見《嘉祥縣志》提到：「縣南三十里紫雲山西漢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於是親赴紫雲山（即武翟山）尋訪，發現其中一座石享堂是武梁祠，碑則為武斑碑。武梁和武斑俱見於金石著錄，因此他判斷這裡就是漢代武氏祠堂的所在地。這發現令他「不禁狂喜」。



圖4：黃易畫像

令黃易狂喜的事還不止於此，其友人汪雪礪知道這件事情後，還慷慨的將珍藏的「唐拓漢武梁祠堂畫象石」（其後經學者考證為宋拓）送給他，對於這忽來的鴻寶，黃易刻了「漢畫室」印以資紀念。

³ 西泠八家：指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及錢松八位浙派印人之合稱。

「西泠」是位於浙江省杭州西湖孤山與蘇隄間的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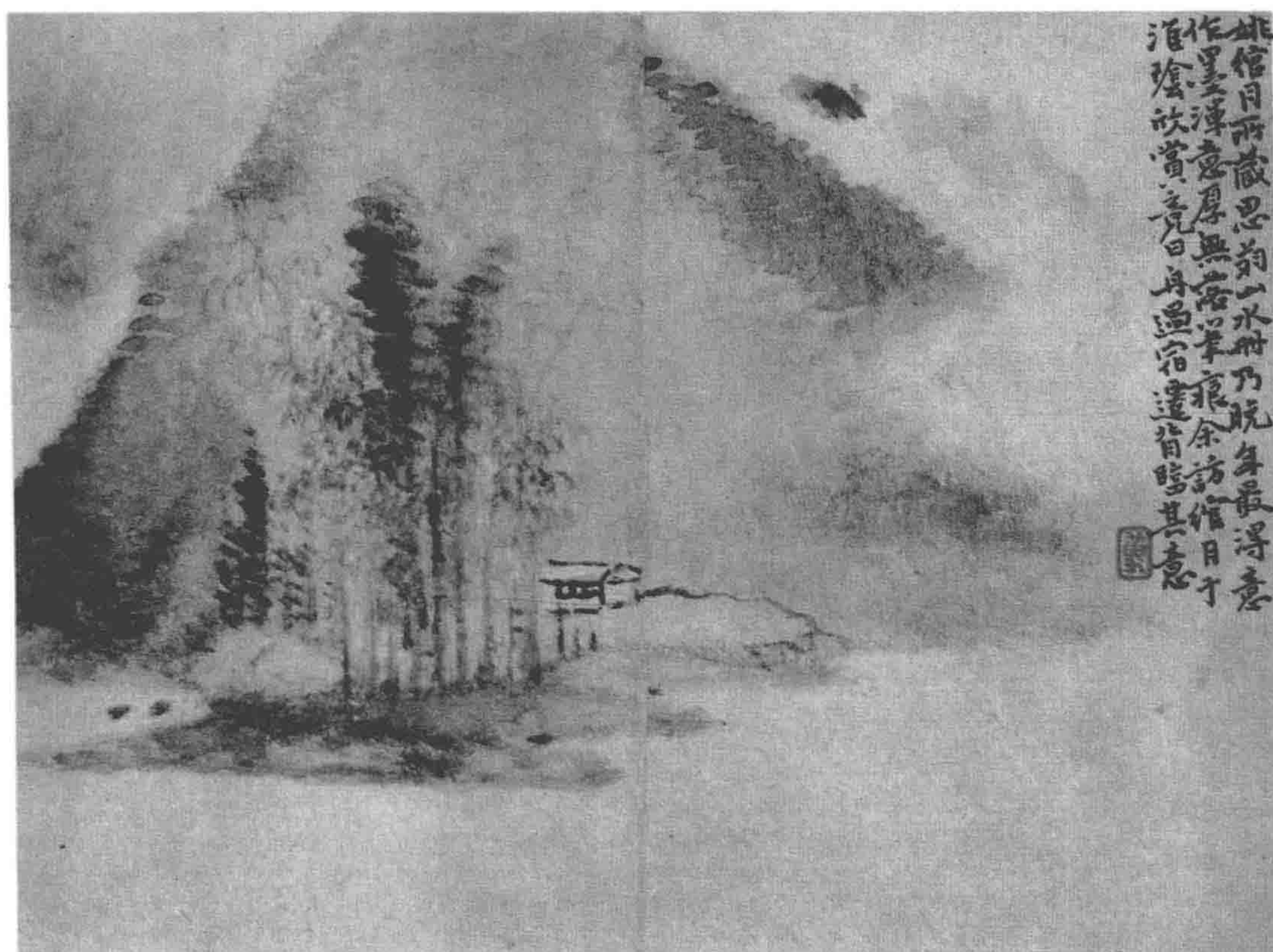


圖5：黃易書畫作品：〈書畫詩翰合冊〉



圖6：黃易篆刻作品：「金石癖」、「小松所得金石」、「錢唐黃易珍藏」



二、武氏祠的發現

清乾隆51年（1786）九月，黃易主持武氏祠發掘工作，出土了「武梁祠堂畫象」、「孔子見老子」、「後石室畫象」、「武家林」斷石柱、「前石室畫象」、「祥瑞圖」等二十餘塊畫象石，並將露出地面的雙闕挖出。之後黃易就籌劃建造保護室來安置這批畫象石，也讓人便於椎拓（圖7）。乾隆54年（1789）秋天，在建造保護室時，又出土「左石室畫象」十石，就一併將畫象石砌於保護室內的四壁上。黃易在「修武氏祠堂記略」中記載這些過程，並發出了讚語：「畫像樸古，八分⁴精妙，可謂生平奇邁」，「樸古與精妙」歸結了黃易對武氏祠畫象與書法的評價（圖8）。



圖7：清代修的武氏祠保護室（1963年攝）



圖8：黃易「修武氏祠堂記略」（局部）

⁴ 八分：漢代隸書的別稱。





清末民初以後，武氏祠的石刻畫象無人管理，任人隨意拓製，部分原石甚至流散國外。1949年以後，在武氏祠遺址上設立文物保管所，由專人看管。50年代對保護室做了修補；1961年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將位於坑中的雙闕提昇到地面，建室保護。1972年又將畫象石移置闕室內四周石臺上，並在保護室周圍的武氏墓地上，劃出了七千多平方公尺的保護範圍，四周砌了石牆，讓武氏祠得到較妥善的維護（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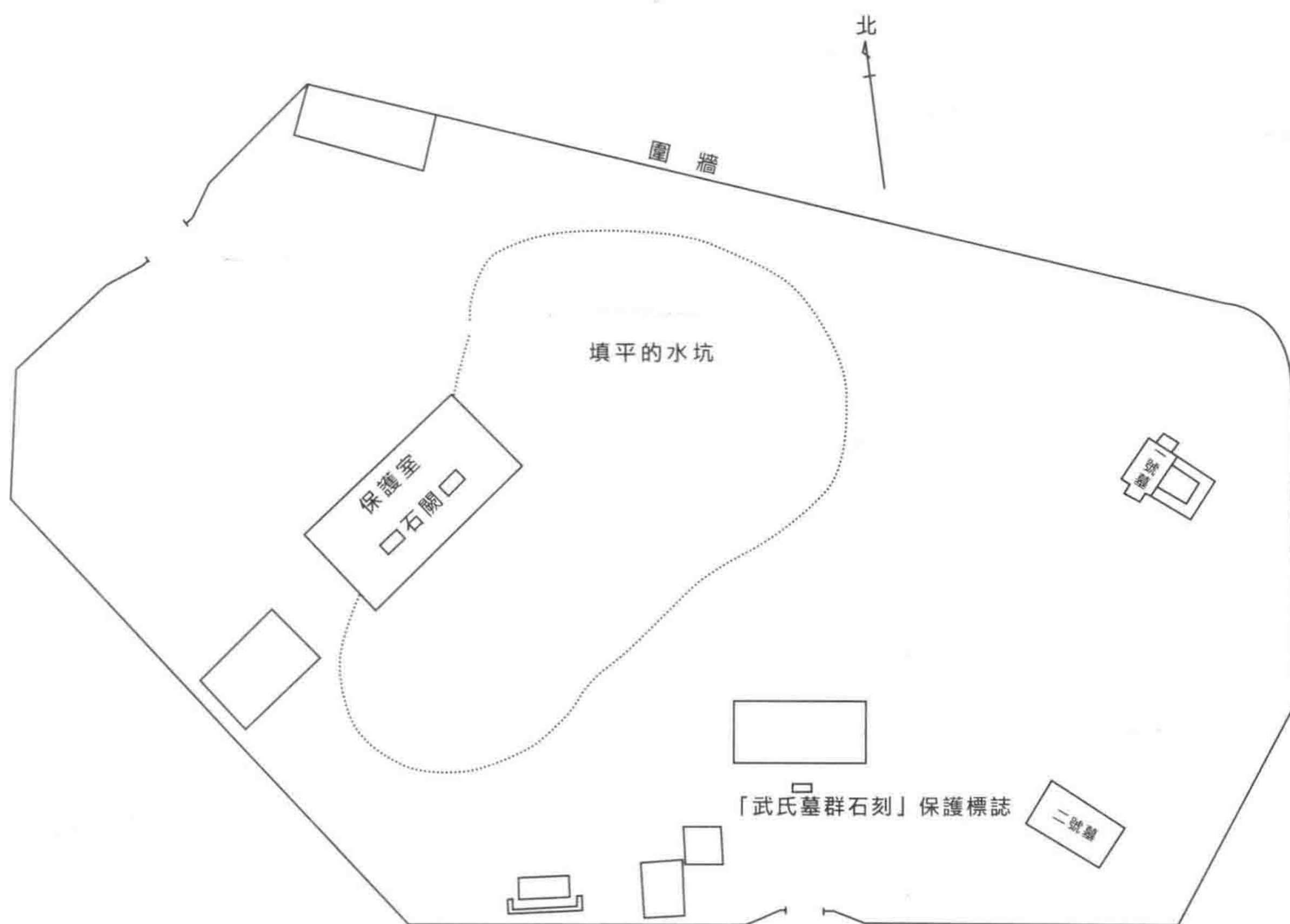


圖9：武氏墓群石刻保護範圍平面圖（1981年測繪）



參、武氏祠的研究與復原

一、武氏祠的研究

對於武氏祠的著錄與研究至少在宋代就已經開始了，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宋代是中國金石學的第一個高峰，北宋文豪歐陽脩（1007-1072）在《集古錄》中首先著錄了武斑和武榮的碑文。其後趙明誠（1081-1129）在《金石錄》中增錄了武開明碑、武梁碑、武氏石闕、武梁祠畫象，並定名「武氏石室」。

到了南宋，洪适（1117-1184）在《隸釋》中著錄了趙明誠所收，並加以評介，但誤稱為「武梁祠堂畫象」，這誤稱卻為後代金石學家所沿用；《隸續》則是以模繪畫象的方式著錄了「武梁祠畫象」及「孔子見老子畫象」，這種著錄畫象的方法，是一項重要的創新。

宋代之後，據黃易〈前後石室畫像跋〉引洪山石崖元人題字：「至正四年（1344），昏墊最甚，當時濁浪奔騰，石室盡損，積淤盈丈」，武氏祠終至淹沒了。

黃易對武氏祠的發掘，引起了清代金石學家濃厚的興趣，相關的研究和著錄也更多了。當時的學者，只是根據前人的著錄和拓片來研究，錯誤相沿。這時期主要著重在畫象的內容和榜題文字的考證，重要的研究著錄有：翁方綱（1733-1818）的《兩漢金石記》；畢沅（1730-1797）和阮元（1764-1849，圖10）合著的《山左金石記》；王昶（1724-1806）的《金石萃編》；馮雲鵬和馮雲鵠兄弟合著的《金石索》；瞿中溶（1769-1844）的《漢武梁祠畫像攷》等等，其中瞿中溶的書是第一部武氏祠研究的專著。



圖10：阮元畫像





十九世紀末，武氏祠的研究進入國際時代，先有法國學者沙畹（Chavannes, Édouard, 1865-1918）前後兩次實地調查武氏祠遺址。進入二十世紀，則有日本的關野貞（Sekino Tei, 1867-1935）、美國的費慰梅（Fairbank, Wilma, 1909-2002）先後來此調查。關野貞是研究建築的學者，他對武氏祠遺址進行實測。費慰梅是研究中國古建築的專家，引起她注意的是這些畫象石原為石祠堂的構件，所以她對武氏祠進行復原，奠定了復原的基礎。

1972年蔣英炬和吳文祺利用武氏祠保管室重建之便，對畫象的原石作了詳細觀察，弄清楚畫象石的來源、數目、形制特點、準確尺寸與畫象內容（圖11），兩人於1981年發表〈武氏祠畫像石建築配置考〉；1995年出版《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這是研究武氏祠最重要且全面的論著。1987年巫鴻以《武梁祠》為題，取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對武梁祠畫象的內容提出整體性的看法。2005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舉辦了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itecture, and Archaeology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的展覽，重新檢視武氏祠，對於武氏祠的可靠性提出了質疑。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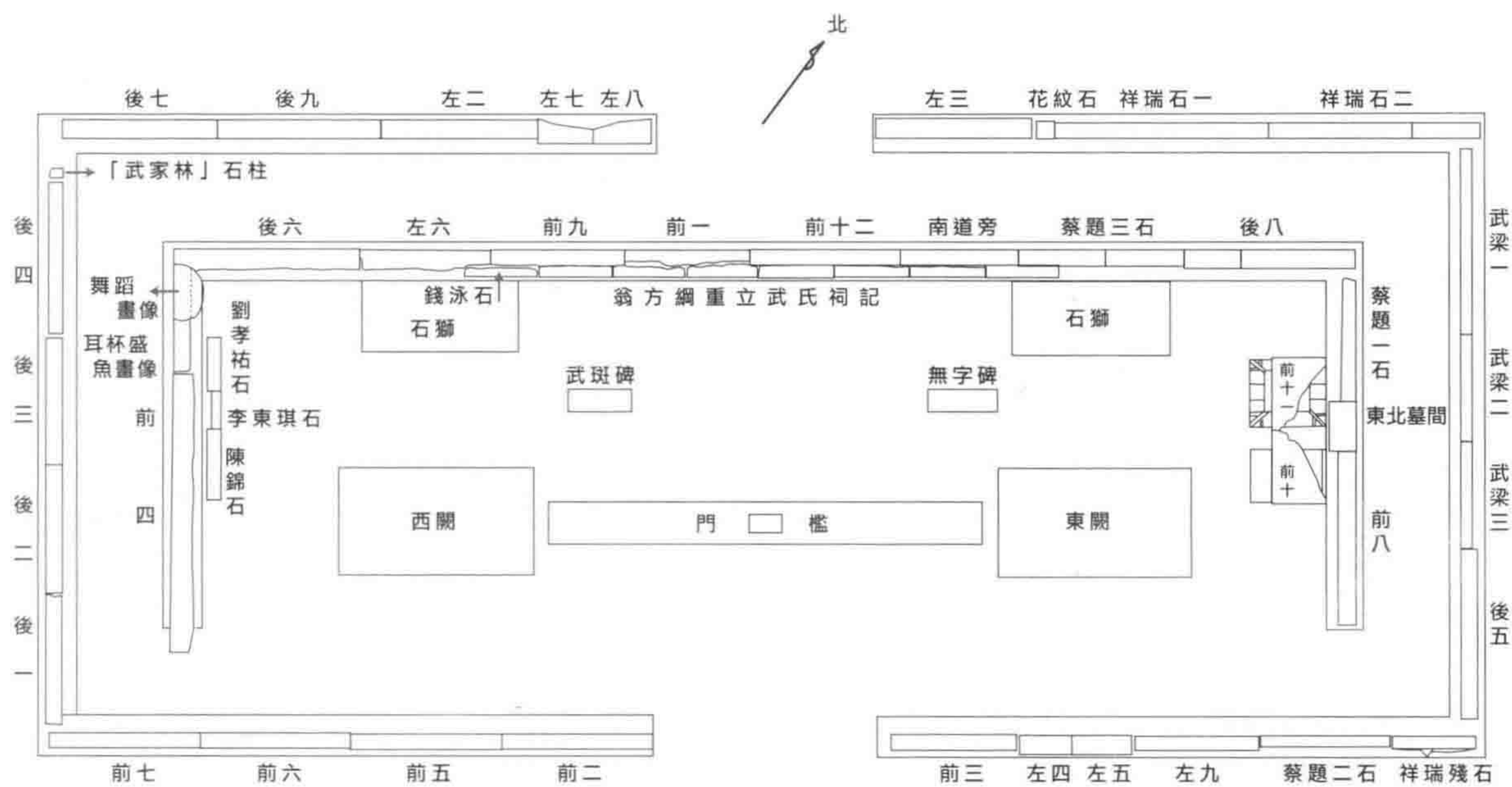


圖11：保護室內石刻放置平面圖（1980年測繪）

